

古装剧消费历史,却离历史越来越远

□付文

受《甄嬛传》《步步惊心》等几部成功作品的影响,近几年,国产古装剧进入一个数量爆炸性增长的阶段。然而,数量的堆积却不能掩盖质量上的问题。除了少数几部外,大部分古装剧都口碑欠佳。对于古装剧来说,如何处理历史与虚构的关系是作品的关键,但在当下的一些创作中,“消费历史”却成为普遍的倾向。

很多古装剧把历史当作可以随意组接的材料,根据剧情的需要,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被随意安排,是否符合史料记载已经不再重要。如果说历史正剧是先有历史再有剧,那古装剧就是没有历史只有剧。虽然古装剧离历史越来越远,但剧中的皇宫大殿、服饰造型、动作礼仪之类排场却都不小,并不为还原历史,只为打造视觉奇观,史料素材成了空洞的视觉符号。

这些作品与其说是历史剧,不如说是言情剧。在历史外衣的包裹下,是言情故事的内核。历史上的帝王将相纷纷成了女主角的“迷弟”,历史中的腥风血雨也变成了阻挡男女主角谈恋爱的障碍。剧中人物不过是一群穿着古装的现代人,无论是爱情观还是言行举止都和都市人大同小异。当整部剧的人物都信奉“爱情至上”时,历史感也就丧失了。

其实古装言情的套路也不是这些作品的首创,20年前的《戏说乾隆》早已玩得炉火纯青。只不过

之后的“戏说剧”——例如《宰相刘罗锅》——多了些关怀,少了些娱乐化。20年后,古装言情剧又回到了《戏说乾隆》的老路上,只不过由男性视角转向了女性视角,用网络时代的话说,一个是“玛丽苏”,一个是“杰克苏”。

古装剧可以说是“玛丽苏”的重灾区。近几年的古装剧往往和“女性”“励志”联系在一起,女主角人美、心善、能力强,这些优点帮助她成功地俘获了多个男性。在男性角色的助力下,她走上权力、事业的巅峰。显然,这些女性形象隐秘地折射出当代女性的心理想象,是当代女性职场生活与情感生活的完美答案,对观众来说是一种心理抚慰。

当下古装剧的情节故事之中,大多充斥着波谲云诡的权谋争斗。权谋文化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在当代的曲折呈现,优秀的作品往往能对权谋有相对辩证的认识,比如《甄嬛传》结局让权力顶峰的甄嬛孤独终老,《琅琊榜》中对权谋的使用建立在家国大义的目标之上。但是,绝大多数作品对权谋文化的展现是不加反思的,对文化价值观有着负面的影响。

很多古装剧本质上是对历史的消费。武则天、雍正、三国鼎立、大唐盛世、秦汉气象,这些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符号,成了搭建虚构故事的材料,成了人们借以生产快感的消费品。许多创作者声称他们写的“不是历史教材”,因此不必太多考据,但是,他们显然

忽略了在历史教材与胡编乱造之间理应有一个尺度。既然决定了要消费历史,那起码要有对历史基本的尊重。

虽然有观点认为,所有历史都是一种书写——例如前段时间播出的网剧《三国机密之潜龙在渊》,就是从被大多数人忽视的汉献帝的视角重写三国故事。但是,问题的关键不只是古装剧与史书的记载不同,而是某些剧枉顾历史的基本逻辑,换句话说,丧失了历史感。电视剧中的故事未必是见于史册的信史,但必须是符合历史规律的、符合主流史观的。

有评论一针见血地指出:“古装戏大热的背后,是历史的消隐。”这一类古装剧的盛行背后是历史虚无主义的危险。真实历史被驱逐出场,历史被空心化。许多创作者对于观众的审美趣味有着极大的误解。对于肆意篡改历史、为了情节冲突而胡编乱造的行为,观众的容忍度是很低的。在我们的文化中有着悠久的读史传统,对历史的尊重深刻地烙印在我们的民族文化精神中。即使故事是架空历史,人们还是会不自觉地比附到真实历史中,而对于打着历史旗号的古装剧,观众的标准更高。因此,观众的审美不应成为这些作品消费历史的借口。古装剧在表现传统文化、重铸传统美学、传承民族历史方面有着天然的优势,理应肩负起这一任务,而不应该深陷于资本消费的陷阱之中。

【读书有感】

《扶轮问路》中的人生哲思

史铁生是当代中国最优秀的作家之一。他21岁瘫痪,30岁患严重的尿毒症,从1998年起开始做透析。从成名作《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到《插队的故事》,再到《我与地坛》,史铁生把病榻写作当做个人精神历程的叙述与救赎。他的影响和贡献,远超文学之上。而今再读他生前最后编定的《扶轮问路》,能从中感受到他永远坚强的灵魂。

这本书是史铁生关于生命的思考。他在临近花甲时,好像有大限将至的预感,所以才有对苦难一生的追忆。他在前言中写“弱冠即扶轮,花甲尤问路”,又在后记里说“荒歌犹自唱,写作即修行”。这里包含了他一生的信与问、预言和妄想。其中有欢乐、有爱、有感恩、有思问。作品多处出现的是灵与肉的对话、生与死的拷问。特别是最后的诗歌,充满思虑的沉重,是对生命的感悟、对生活的感恩和对身后的遗言。他走了,但他的精神永远存在。我们可以从他的作品中认识史铁生,也认识自己。

史铁生在上帝那里得到一副糟糕的坏牌,但他并没有因此自怨自艾,而是用心打好它。他的灵魂所到之处,有的正常人都无法到达。他说:“人生来就有问题和缺陷,人的残缺证明了神的完美。”在他的思考中,不断交织着乐观和悲观,交织着矛盾和澄清。在通往彼岸的过程中,他想看清生、死,他甚至盼望站在死中去看生:“不知死,安死生?”

命运对史铁生是残酷的。面对这残酷,史铁生并不掩饰自己的痛苦与挣扎。他自称“职业是生病,业余在写作”,以他的毅力和智慧,度过四十年的轮椅生涯;他以自己的生命参悟世界,探究别人和自己的存在。他说:“我的生命密码根本是两条:残疾与爱情。身体无论强弱,快乐都是目标。而健康的精神,则不仅可以享受快乐,更能够应对苦难。”正是作品里所渗透出的赤诚和勇敢,多年以后,还是会击中读他作品的人的心。他给予读者的,不仅是精美洁净的文字,更是健康的精神、深沉的爱和对生命真谛的探寻。

史铁生的生活被限定在小小的轮椅之上,对充满困境的人生,他有着比一般人更为深切的思考。因为行动的局限,静默的空间被放大,无论去向何方都像进入一片蛮荒之地。他说:“苦乐全凭自己判断,这和客观环境并不一定有直接关系,正如一个不爱珠宝的女人,即使置身在极其重视虚荣的环境,也无伤她的自尊。拥有万卷书的穷书生,并不想去和百万富翁交换钻石或股票。满足于田园生活的人也并不艳羡任何学者的荣誉头衔,或高官厚禄。”在接受命运的审判之后,史铁生并没有因此沉沦,而是把每天都有可能向世界告别的生活过得更加充盈而有意义。

为什么要读史铁生?因为他的人生和文字代表了一代人对如何自由生活的执着拷问;他的作品是浇给灼热时代的一瓢冷水;他的文字不仅仅讲述了一个故事或者一个道理,更是在文字中浸透自己对生命的无常、困境、意义与自由的思考。重读史铁生,会帮助我们对信仰、对生命的存有意义有更深层次的理解。在心灵鸡汤如此盛行的时代,我们更需要一个具有丰富生命经验和深刻思考能力的人来告诉青年一代,真正值得为之追求的人生究竟是怎样的。那就是:以坚实的信心对抗充满困境的生活。

我喜欢聆听幸福的钟声,哭泣可悲的结局;我喜欢风沙翩翩起舞的相遇,无视平淡无奇的相恋;我喜欢艳阳天的光芒,烦忧细雨绵绵的悲凉。

时间是电影,诉说每个人的故事,我穿梭在这繁杂惹人深思的影院,感受不同的世界,儿时的初衷也在改变,或许用一句话:“逝去的只是你的容颜,而遗留的却是成长。”

幸福的结局总与现实针锋相对,硝烟后残留遍体鳞伤,凄凉悲空的泪水。

年少轻狂,挥霍的最好时光,虚度年华,那一天,我们卸下年少背囊,拾起曾经嗤之以鼻的稳重,寻觅平淡无奇的温馨。

炎热的气息,灼伤幸福恋情,反而羡慕烟雨蒙蒙的悲凉。不同的阶段,不同的感触,我想唯有继续向前,才是最好的归宿。(历城二中 刘其霖)

让人感到“被操控的快乐”

□韩浩月

《西红柿首富》的观影效果比预想中要好,影院里观众齐声欢笑的情形不禁令人想到一个观点,“如果一部电影让你从头笑到尾,是不忍心说它是烂片的”。在当下国产喜剧的创作与欣赏环境下,只能说《西红柿首富》在用心与迎合方面做到了极致。

《西红柿首富》延续此前开心麻花电影在戏剧冲突设计上的别出心裁,在限定条件下“一个月花光十亿”,解放了许多人对“一夜暴富”后的生活浮想联翩的想象。把“白日梦”刻画得非常逼真是开心麻花最为擅长的事,尤其是在掌握了受众心理、拥有了娴熟的表现手段之后,那种游刃有余感,使得《西红柿首富》真的拥有了西红柿般的口感:甜中带酸,顺滑细腻,入口即化。

用现实逻辑去打量剧本,会发现它有诸多不合理之处,比如“一个月花光十亿”的考验,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比如沈腾聘请的两个“笨蛋”,无论投资什么项目都能歪打正着赚到大钱;比如保险公司推出“脂肪险”,减掉一克体重赔偿1000元……但在电影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时,观众还是心甘情愿进入圈套。编剧、导演的这种“以荒诞回击荒诞”的创作思路,在经过《驴得水》《夏洛特烦恼》《羞羞的铁拳》等片的磨合之后,观众已经有了心理预期,建立了与创作者之间的“心灵密码”,这个时候,只需要创作者稍加暗示,观众便像对上暗号般发出会心的笑声。

演员们优秀的群体表现,会渗透到剧本的每个细节与间隙,弥补着那些若隐若现的缺陷。在挑选演员(包括配角)方面,《西红



市首富》无比接近周星驰的能力与水准。在大多数时间里,观众被离奇的情节、夸张的表演、精心设计的台词牵着鼻子走。让观众感受到“被操控的快乐”,是喜剧能力的最大体现,在这方面,《西红柿首富》的确做得不俗。

和以往开心麻花的电影不一样,这次《西红柿首富》的戏剧核心不是原创,而是来自于美国小说《布鲁斯特的百万横财》。据统计,这本出版于1902年的小说在世界范围内已经被改编过13次,由此可见这一百多年来虽然世事沧桑,但人性大抵却是没变的,对于天降横财的期盼,对于好逸恶劳的向往,从来都是涌动于人类内心的欲望。如果讨论《西红柿首富》的不足,那就是它对金钱与人性之间关系的刻画还太过肤浅,以至于只达到了普通韩剧的水平。喜剧与深刻性并不矛盾,有了深刻性打底,喜剧才会有长期的魅力。但显然,《西红柿首富》是那种只负责让观众在影厅笑两个小时的作品,并没打算有更大作为——虽然达到这个效果已经非

常不容易。

在《西红柿首富》中,细心的观众会发现,其中至少有两处出现了话剧舞台的表现手法,一处是沈腾在豪宅里对每个人许诺要投资他们,帮他们实现梦想,这个时候有一个集体的舞蹈;另一处是真的王力宏莅临豪宅,为宋芸桦的“梦想”进行专场演出,这个场景宛若话剧舞台重现银幕……开心麻花团队对于话剧情节的依赖与使用,是他们成功的一大密码。这个密码具有一定的独特性,是别的喜剧创作者偷学不去的,而且它还可以保障开心麻花的作品在未来三五年时间里会在喜剧市场拥有强大竞争力。

徐峥的“囧”系列电影之所以没法继续下去,是因为“囧”系列的喜剧效果主要依托异域情境、主角困境、场景烘托等手段来实现,缺乏人文底蕴为之添加韵味,而开心麻花的喜剧之所以显现出更顽强的生命力,则是那种被隐藏的但却无处不在的文艺气息,在不断刺激其作品产生新的生机。只是,开心麻花的电影进展到了《西红柿首富》这一步的时候,虽然没有疲态,但已经可以一眼望到它的未来。三五年之后,如何应对观众的审美疲劳,将是开心麻花要焦虑的事情。

有不喜欢《西红柿首富》的观众,指出故事有物化女性、歧视女性的嫌疑。如果拿一些台词来对应的话,《西红柿首富》的确难逃指责,但这个瑕疵,更多可以视为创作群体或者社会心理的一种惯性体现。也就是说,创作者自以为是地认为,这种桥段还能博得观众笑声,殊不知,两性文化已经在悄无声息间有了巨大的转变,有些玩笑,真的不能再开了。

时光匆匆,催人前行

□中梅

我喜欢聆听幸福的钟声,哭泣可悲的结局;我喜欢风沙翩翩起舞的相遇,无视平淡无奇的相恋;我喜欢艳阳天的光芒,烦忧细雨绵绵的悲凉。

时间是电影,诉说每个人的故事,我穿梭在这繁杂惹人深思的影院,感受不同的世界,儿时的初衷也在改变,或许用一句话:“逝去的只是你的容颜,而遗留的却是成长。”

幸福的结局总与现实针锋相对,硝烟后残留遍体鳞伤,凄凉悲空的泪水。

年少轻狂,挥霍的最好时光,虚度年华,那一天,我们卸下年少背囊,拾起曾经嗤之以鼻的稳重,寻觅平淡无奇的温馨。

炎热的气息,灼伤幸福恋情,反而羡慕烟雨蒙蒙的悲凉。不同的阶段,不同的感触,我想唯有继续向前,才是最好的归宿。(历城二中 刘其霖)